

# 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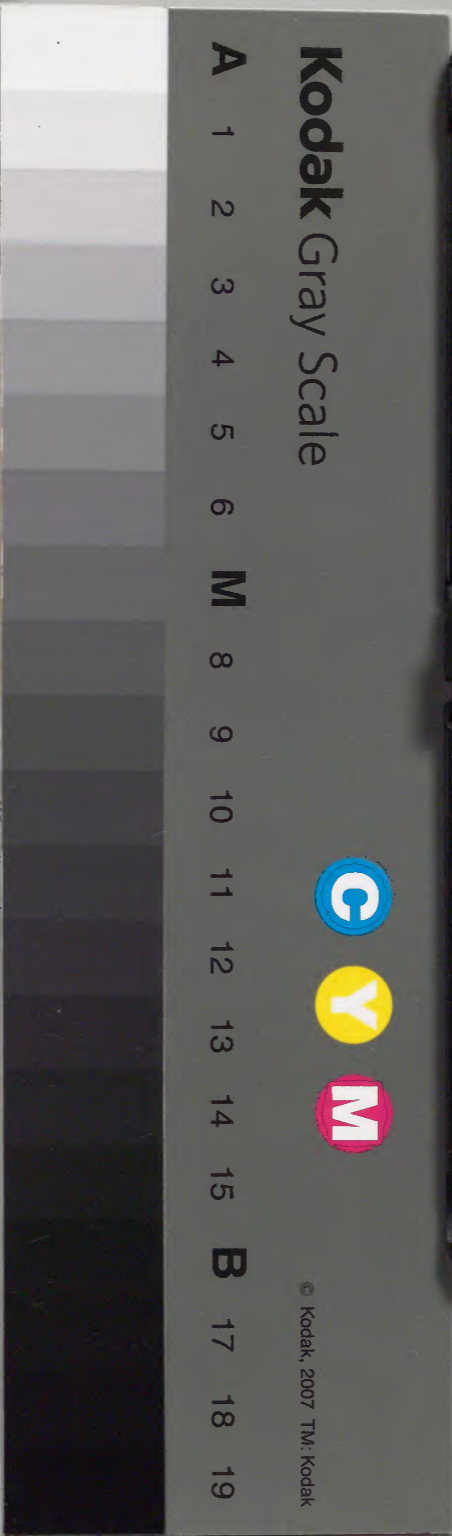
志十之二



漢書門			
九〇	四四	三六	
四〇	八三	六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二〇	五〇	四四	漢書
八〇	四〇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46	
冊數	40 ( 37 )		
函號	280	5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禮記卷四之一第十

魏書

卷八上

禮

安上治民用成風化苟或失之斯亡云及聖者  
因人有尊敬哀思嗜慾喜怒之情而制以上下  
隆殺長幼衆寡之節本於人心會於神道故使  
三才惟穆百姓允諧而淳澆世殊質文異設損  
益相仍隨時作範秦滅儒經漢承其弊三代之  
禮蓋如綫焉劉氏中興頗率周典魏晉之世抑  
有可知自永嘉擾攘神州蕪穢禮壞樂崩人神

殲於太祖南定燕趙日不暇給仍世征伐務恢  
疆宇雖馬上治之未遑制作至於經國軌儀互  
舉其六但事多粗略且兼關遺高祖稽古率由  
舊則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朝章國範煥乎復振  
早年慙世慮未從不爾劉馬之迹夫何足數  
世宗優遊在上致意玄門儒業文風顧有未洽  
墜禮淪聲因之而往肅宗已降魏道衰羸太和  
之風仍世凋落以至於海內傾圮綱紀泯然嗚  
呼魯秉周禮國以克固齊臣撤器降人折謀治

身不得以造次忘治國庸可而須臾忽也初自  
皇始迄於武定朝廷典禮之迹故摠而錄之

國元年即代王位於牛川西向設祭告  
天成禮

天興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壇兆告祭天  
地祝曰皇帝臣珪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  
之靈上天降命乃眷我祖宗世王幽都珪以不  
德纂承前緒思寧黎元夔行天罰殪劉顯屠衛  
辰平慕容定中夏羣下勸進謂宜正位居尊以

副天人之望珪以天時人謀不可久替謹命禮  
官擇吉日受皇帝爾靈惟神祇其丕祚於魏室  
永綏四方事畢詔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羣臣奏  
以國家繼黃帝之後宜為土德故神獸如牛牛  
土畜又黃星顯曜其符也於是始從土德數用  
五服尚黃犧牲用白祀天之禮用周典以夏四  
月親祀于西郊徽職有加焉

二年正月帝親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  
帝配為壇通四陛為壇埽二重天位在其上南

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壇內壝內四帝各於其  
方一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  
斗司中司命司祿司民在壇內各因其方其  
餘從食者合一千餘神饌在外壝內藉用藁秸  
玉用四珪幣用東帛牲用黑犢器用陶匏上帝  
神元用犢各一土方帝共用犢一日月等共用  
牛一祭畢燎牲體左於壇南巳地從陽之義其  
壝地壇北制同南郊明年正月辛酉郊天癸亥  
瘞地於北郊以神元竇皇后配五岳各山在中

壇內四瀆大川於外壇內后土神元后牲共用  
 玄牲一玉用兩珪幣用束帛五岳等用牛一祭  
 畢瘞牲體右於壇之北亥地從陰也乙丑赦京  
 師畿內五歲刑以下其後冬至祭上帝于圓丘  
 夏至祭地于方澤用牲幣之屬與二郊同  
 冬十月平文昭成獻明廟成歲五祭用二至二  
 分臘牲用太牢常遣宗正兼太尉率祀官侍祀  
 置太社太稷帝社於宗廟之右為方壇四陛祀  
 以二月八月用戊皆太牢句龍配社周棄配稷皆

有司侍祀立祖神常以正月上設藉於端門  
 內祭牲用羊豕犬各一又立神元思帝平文昭  
 成獻明五帝廟於宮中歲四祭用正冬臘九月  
 牲用馬牛各一太祖親祀宮中立星神一歲一  
 祭常以十二月用馬薦各一牛豕各二雞一太  
 祖初有兩彗星見劉后使占者占之曰祈之則  
 當掃定天下后從之故立其祀又立闕一神十  
 二歲一祭常以十一月各用牛一雞三又立王  
 神四歲二祭常以八月十月各用羊一又置獻

明以上所五天神四十所歲二祭亦以八月十月神尊者以馬次以牛小以羊皆女巫行事又於雲中及盛樂神元舊都祀神元以下七帝歲三祭正冬臘用馬牛各一祀官侍祀明年春帝始躬耕籍田祭先農用羊一祀日於東郊用騂牛一秋分祭月於西郊用白羊一天賜二年夏四月復祀天子西郊爲方壇一置木主七於上東爲二陛無等周垣四門門各依其方色爲名牲用白犢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

帝御大駕百官及賓國諸部大人畢從至郊所帝立青門內近南壇西內朝臣皆位於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於青門之外后率六宮從黑門入列於青門內近北並西面廡犧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陛之東西面選帝之十族子弟七人執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壇搖鼓帝拜若肅拜百官內外盡拜祀訖復拜拜訖乃殺牲執酒七人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七禮畢而返自是之後歲一祭

太宗永明三年三月帝禱于武周車輪二山初  
清河王劼心有寵於太祖性凶悍帝每以義責之  
弗從帝懼其變乃於山上祈福於天地神祇及  
即位壇兆後因以為常祀歲一祭牲用牛帝皆  
親之無常日

明年立太祖廟于日登山歲一祭具太牢帝親  
之亦無常日兼祀皇天上帝以山神配旱則禱  
之多有效是歲詔郡國於太祖巡幸行宮之所  
各立壇祭以太牢歲一祭皆牧守侍祀又立太

祖別廟於宮中歲一祭用牛馬羊各一又加置  
天日月之神及諸小神二十八所於宮內歲二  
祭各用羊一後二十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  
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  
祭牲用馬牛羊及親行龜劉之禮別置天神等  
二十三於廟左右其神大者以馬小者以羊  
陰公主帝姊也元紹之為逆有保護功故別立  
其廟於太祖廟垣後因祭鷹鷂又於雲中盛樂  
金陵三所各立太廟四時祀官侍祀

泰常三年為五精帝祀於四郊遠近依五行數  
 各為方壇西陛壇壇三重通四門以太皞等及  
 諸佐隨配侑祭黃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餘四  
 帝各以四立之日牲各用牛一有司主之又六  
 宗靈星風伯雨師司民司祿先農之壇皆有別  
 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立春之日遣有司迎春  
 於東郊祭用酒脯棗栗無牲幣又立五岳四瀆  
 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有牲及幣四  
 瀆唯以牲牢準古之秩云其餘山川及海若諸  
 神在州郡者合三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祀  
 官詣州鎮遍祀有水旱災厲則牧守各隨其界  
 內祈謁其祭皆用牲王畿內諸山川皆列祀次  
 祭各有水旱則禱之

明年八月帝嘗於白登廟以薦熟有神異焉太  
 廟博士許鍾上言曰臣聞聖人能饗帝孝子能  
 饗親伏惟陛下孝誠之至通於神門近嘗於太  
 祖廟有車騎聲從北門入殿輹輹震動門闕  
 執事者無不肅慄斯乃國祚永隆之兆宜告天



下使咸知聖德之深遠

辛未幸代至鴈門關望祀恒岳後二年九月幸

橋山遣有司祀黃帝唐堯嘉祐明年正月南巡恒

岳祀以太牢幸洛陽遣使以太牢祀嵩高華岳

還登太行五月至自洛陽詔所過山川群祀之

三年二月祀孔子於國學以顏淵配

神麿二年帝將征蠕蠕省郊祀儀四月以小駕

祭天神畢帝遂親戎大捷而還歸格於祖禰徧

告群神

九月立密皇太后廟於鄴后之舊鄉也置祀官

太常博士齋郎三十餘人侍祀歲五祭

太延元年立廟於恒岳華嵩山上各置侍祀九

十人歲時祈禱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

祭以牲牢有玉幣

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

國西北自後南遷其地隔遠直君中烏洛侯國

遣使朝獻云石廟如故民常祈請有神驗焉其

歲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

先妣配祝曰天子壽謹遣敝等用駿足一元大  
武敢昭告于皇天之靈自啓闢之初祐我皇祖  
于彼土田歷載億年聿來南遷惟祖惟父光宅  
中原克剪凶醜拓定四邊冲人纂業德聲弗彰  
豈謂幽遐稽首來王具知舊廟弗毀弗亡悠悠  
之懷希仰餘光王業之興起自皇祖綿綿瓜瓞  
時惟多祐敢以丕功配饗于天子子孫孫福祿  
永延敝等既祭斬樺木立之以置牲體而還後  
所立樺木生長成林其民益祐奉之咸謂魏國

感靈祇之應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餘里  
明年六月司徒崔浩奏議神祀多不經案祀典  
所宜祀凡五十七所餘復重及小神請皆罷之  
奏可

十一年十一月世祖南征涇恒山祀以太牢浮  
河濟祀以少牢過岱宗祀以太牢至魯以太牢  
祭孔子遂臨江登瓜步而還

文帝皇帝即位三年正月遣有司詣華岳修廟  
立碑數十人在山上聞虛中若音聲聲中稱万

歲云

和平元年正月帝東巡歷橋山祀黃帝幸遼西  
望祀醫無閭山遂緣海西南幸冀州北至中山  
過恒岳禮其神而返明年帝南巡過石門遣使  
者用玉璧牲牢禮恒岳

四月旱下詔州郡於其界內神無大小悉洒掃  
薦以酒脯年登之後各隨本秩祭以牲牢至是  
羣祀先廢者皆復之

顯祖皇興二年以青徐既平遣中書令兼太常

高允奉玉幣祀於東岳以太牢祀孔子

高祖延興二年有司奏天地五郊社稷已下及  
諸神合一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万五千五百  
顯祖深愍生命乃詔曰朕承天事神以育羣品  
而感秩處廣用牲甚衆夫神聰明正直享德與  
信何必在牲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禘祭  
實受其福苟誠感有著雖行潦菜羹可以致大  
嘏何必多殺然後獲祉福哉其命有司非郊天  
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無用牲於是羣祀悉用酒

臚

先是長安牧守常有享於周文武廟四年坎地埋牲廟王發見四月詔東陽王丕祭文武二廟以廟王露見若即而埋之或恐愚民將為盜竊勅近司收之府藏

六月顯祖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七易世則更兆其事無益於神明初革前儀定置主七立碑於郊所

太和二年旱帝親祈皇天日月五星於苑中祭之夕大雨遂赦京師

三年上祈於北苑又禱星於苑中

六年十一月將親祀七廟詔有司依禮具儀於是羣官議曰昔有虞親虔祖考來格殷宗躬謁介福道降大魏七廟之祭依先朝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發中思親祀事稽合古王禮之常典臣等謹案舊章并採漢魏故事撰祭服冠履牲牢之具壘洗簋盥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樂官節奏之引升降進退之法別集為親拜

之儀制可於是上乃親祭其後四時常祀皆親之

十年四月帝初以法服御輦祀於西郊

十二年十月帝親築圓丘於南郊

十三年正月帝以大駕有事於圓丘五月庚戌

車駕有事於方澤壬戌高祖臨皇信堂引見羣

臣詔曰禮記祭法稱有虞氏禘黃帝大傳曰禘

其祖之所自出又稱不王不禘論曰禘自既灌

詩頌長發大禘爾雅曰禘大祭也夏殷四時祭

禘禘丞嘗周改禘為祠然義稱春祭秋嘗亦夏

殷祭也王制稱殖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文如此鄭玄解禘天子祭圓丘曰禘祭宗廟大

祭亦曰禘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則合羣毀廟

之主於太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

審諦而祭之天子先禘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

祭而後禘禘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明年而禘圓

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解禘

禘稱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

后稷不稱禘宗廟稱禘禘禘一名也合而祭之  
故稱禘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禘  
五年一禘摠而互舉之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  
一禘一禘斷可知矣禮文大略諸儒之說盡具  
於此郊等侯可議其是非尚書游明根左丞郭  
祚中書侍郎封琳著作郎崔光等對曰鄭氏之  
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圓丘謂之禘者審諦五  
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圓  
丘常合不言禘宗廟時合故言禘斯則宗廟禘

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禘之  
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牲禘於嘗於蒸則  
禘不於三時皆行禘禘之禮中書監高閭儀曹  
令李韶中書侍郎高遵等十三人對稱禘祭圓  
丘之禘與鄭義同其宗廟禘禘之祭與王義同  
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  
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稱祖其所自  
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稱禘自既灌事似據  
爾雅稱禘大祭也頌長發大禘也殷王之祭斯

皆非諸侯之禮諸侯無禘禮唯夏殷夏祭稱  
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  
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禘  
遂生兩名據王氏之義禘而禘祭之故言禘禘  
總謂再殷祭明不異也禘禘一名也其禘禘止  
於一時止於一時者祭不欲數數則黷一歲而  
三禘愚以爲過數帝曰尚書中書等據二家之  
義論禘禘詳矣然於行事取衷猶有未允監等  
以禘禘爲名義同王氏禘祭圓丘事與鄭同無  
所間然尚書等與鄭氏同兩名兩祭並存並用  
理有未稱俱據二義一時禘禘而闕二時之禘  
事有難從夫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  
卑之序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數盡  
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禘祭之世盡則  
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禘以申追遠之情禘  
禘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  
禘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爲闕七廟四時常祭禘  
則三年一禘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爲簡王以禘

禘為一祭王義為長鄭以圓丘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玄取鄭王二義禘禘并為一名從王禘是祭圓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禘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禘則依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之於令永為世法

高問曰書稱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之祀禮無明文名位壇兆歷代所疑漢魏及晉諸儒異說或稱天地四時或稱六者之謂或稱易之

六子或稱風雷之類或稱星辰之屬或曰世代所宗或云宗廟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有十一家自晉已來逮于聖世以為論者雖多皆有所闕莫能評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為一位而祭之比勅臣等評議取衷附之祀典臣等承旨披究往說各有其理較而論之長短互有若偏用一家事或差舛衆疑則從多今惑則仍古請依先別處六宗之兆總為一祀而祭之帝曰詳定朝令祀為事首以疑從疑何所取正昔



石渠虎閣之議皆準類以引義原事以證情故能通百家之要定累世之疑况今有文可據有本可推而不評而定之其致安在朕躬覽尚書之文稱肆類上帝禋於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煙非他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關其他故稱六以證之然則肆類上

帝禋于六宗一祭也互舉以成之今祭園丘五帝在焉其牲幣俱禋故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六祀備焉六祭既備無煩復別立六宗之位便可依此附今永為定法

十四年八月記曰丘澤初志配尚宜定五德相龍不分叙有常然異同之論著於往漢未詳之說疑在今史羣官白辟可議其所應必令合衷以成萬代之式中書監高閭議以為帝王之作百代可知運代相承書傳可驗雖祚命有長短德

政有優劣至於受終嚴祖殷薦上帝其致一也  
故敢述其前載舉其大略臣聞居尊據極允應  
明命者莫不以中履為正統神州為帝宅苟位  
當名全化迹流洽則不專以世數為與奪善惡  
以為是非故堯舜禪揖一身異尚魏晉相代少紀  
運殊桀紂至虐不廢承歷之叙厲惠至昏不闕  
周晉之錄計五德之論始自漢劉一時之議三  
家致別故張蒼以漢為水德賈誼公孫臣以漢  
為土德劉向以漢為火德以為水德者正以嘗

有水溢之應則不推運代相承之數矣以土德  
者則以亡秦繼曆相即為次不推逆順之異也  
以為火德者懸證赤帝斬蛇之符棄秦之暴越  
惡承善不以世次為正也故以承周為火德自  
茲厥後乃以為常魏承漢火生土故魏為土德  
晉承魏土生金故晉為金德趙承晉金生水故  
趙為水德燕承趙水生木故燕為木德秦承燕  
木生火故秦為火德秦之未滅皇魏未克神州  
秦氏既亡大魏稱制玄朔故平文之廟始稱太

祖以明受命之證如周在岐之陽若繼晉晉亡  
已久若棄秦則中原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理  
事為明驗故以魏承秦魏為土德又五緯表驗  
黃星曜彩考氏定實合德軒轅承土祖未事為  
著矣又秦趙及燕雖非明聖各正號亦縣統有  
中土郊天祭地肆類咸秩明刑制禮不失舊章  
奄岱踰河境被淮漢非若齷齪邊方僭擬之屬  
遠如孫權劉備近若劉裕道成事擊蠻夷非關  
中夏伏惟聖朝德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統曆

功侔百王光格同於唐虞享祚流於周漢正位  
中境奄有萬方今若并棄三家遠承晉氏則幾  
中原正次之實存之無損於此而有成於彼廢  
之無益於今而有傷於事臣愚以為宜從尚黃  
定為土德又前代之君明賢之史皆因其可褒  
褒之可貶貶之今議者偏據可絕之義而不錄  
可全之禮所論事大垂之萬葉宜並集中祕羣  
儒人人別議擇其所長於理為悉祕書丞臣李  
彪著作郎崔光等議以為尚書問議繼近秦氏

巨職掌國籍頗覽前書惜此正次慨彼非緒輒  
仰推帝始遠尋百王魏雖建國君民兆朕振古  
祖黃制朔縣迹有因然此帝崇禛元為首案禛  
元晉武往來和好至于相穆洛京破亡二帝志  
摧聰勒思存晉氏每助劉琨申威并冀是以晉  
室銜扶救之仁越石深代王之請平文太祖抗  
衡苻石終平燕氏大造中區則是司馬祚終於  
郊鄩而元氏受命於雲代蓋自周之滅及漢正  
號幾六十年著苻尚赤後雖張賈殊議暫疑而

卒從火德以繼周氏排虐羸以比共工蔑暴項  
而同吳廣近蠲謀偽遠即神正若此之明也寧  
使白蛇徒斬雕雲空結哉自有晉傾淪暨登國  
肇號亦幾六十餘載物色旗幟率多從黑是又  
自然合應玄同漢始且秦并天下革初法度漢  
仍其制少所變易猶仰推五運竟踵隆姬而況  
劉石苻燕世業促福緇紀弗立魏接其弊自有  
彝典豈可異漢之承木捨晉而為土邪六皇統  
崇極承運至重必當推協天緒考審王次不可

雜以僭竊參之彊狡神元既晉武同世桓穆與  
懷愍接時晉室之淪平文始大廟號太祖抑亦  
有由紹晉定德孰曰不可而欲次茲偽僭豈非  
惑乎臣所以憐憫惜之唯垂察訥詔令羣官議  
之

十五年正月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侍中尚書  
左僕射平原王陸叡侍中吏部尚書中山王  
元孫侍中尚書駙馬都尉南平王馮誕散騎常  
侍都曹尚書新秦侯游明根散騎常侍南部令

鄧侍祖祕書中散李愷尚書左丞郭祚右丞霸  
城子衛慶中書侍郎封琳中書郎秦昌子崔挺  
中書侍郎賈元壽等言臣等受勅共議中書監  
高閭祕書丞李彪等二人所議皇魏行次尚書  
高閭以石承晉為水德以燕承石為木德以秦  
承燕為火德大魏次秦為土德皆以地據中夏  
以為得統之徵皇魏建號事接秦末晉既滅亡  
天命在我故因中原有寄即而承之彪等據神  
元皇帝與晉武並時相穆二帝仍脩舊好始自

平文遠于太祖抗衡秦趙終平慕容晉祚終於  
秦方大魏興於雲朔據漢棄秦承周之義以皇  
魏承晉為水德二家之論大略如此臣等謹共  
參論伏惟皇魏世王玄朔下迄魏晉趙秦二燕  
雖地據中華德祚微淺並獲推叙於理未愜又  
國家積德備長道光萬載彪等職主東觀詳究  
圖史所據之理其致難奪今欲從彪等所議宜  
承晉為水德詔曰越近承遠情所未安然考次  
推時頗亦難繼賢所議豈朕能有違奪便可

依為水德祖申臘辰

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  
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  
仰惟元朝舊事好駁不同難以取準今將述遵  
先志具詳禮典宜制祖宗之號定將來之法烈  
祖有初基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  
世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為  
太祖建武建業之勳高於平文廟號為烈祖比  
功較德以為未允朕今奉尊遠祖為太祖與顯

祖爲二祧餘者以次而遷乎文既遷廟唯有一  
始今二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言亦臣子所  
難言六三必有然人之常理朕以不德忝承洪  
緒若宗廟之靈靈獲金首領以沒于地爲昭穆之  
次心願畢矣必不可豫設可垂之文示後必令  
遷之司空公長樂王穆亮等奏言升平之會事  
在於今推功考德實如明旨但七廟之祀備行  
日久無宜闕一虛有所待臣等愚謂依先尊祀  
可垂之文示後理衷如此不敢不言詔曰理或如  
此比有間隙當爲文相示

八月壬辰詔郡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  
供廟下鄉食

又詔曰禮云自外至者無主不立先朝以來以  
正月吉日於朝廷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坐  
此無無可祀配祭之古典實無所取可去此祀  
又漢之祭既非禮典可悉罷之

戊午詔曰國家自先朝以來饗食祀諸神凡有一  
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群祀務從簡約昔漢高

之初亦祀衆神及寢廟不少今日至于元成之  
際臣等執論乃得減省後至光武之世禮儀始  
備鄉之祀有序凡祭不欲繁數則黷黷則不敬神  
聽明正宣不待煩祀也又詔曰明堂太廟並祀  
祖宗既祭配享於斯備矣自登嶧山鷄鳴山廟  
唯遣有司行事馮宣王誕生先后復因在官長  
安立廟宜異常等可勅雍州以時供祭又詔曰  
先恒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圓  
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明堂祭門戶

并竈中雷每神皆有此四十神計不須立悉可  
罷之

甲寅集羣官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  
之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準若  
一依分日或值月出於東而行禮於西尋情即  
理不可施行昔祕書監薛暉等嘗論此事以為  
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卿等意謂朔朏二分何者  
為是尚書游明根對曰考案舊式推校衆議宜  
從朏月



祭者朝服既而帝冠黑介憤素紗深衣拜山陵  
 而還宮庚申帝親省齊宮冠服及郊祀俎豆祭  
 亥冬至將祭圓丘帝袞冕劔為侍臣朝服辭太  
 和廟之圓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大合既而還  
 之太和廟乃入甲子帝袞冕辭太和廟臨太華  
 殿朝羣官既而帝冠通天絳紗直臨饗禮帝感  
 慕樂懸而不作丁卯遷廟陳列冕服帝躬省之  
 既而帝袞冕辭太和廟之太廟百官陪從奉臣  
 主於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王侯  
 牧守四海蕃附各以其職來祭

十六年正月戊午詔曰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  
 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時  
 無田之士薦以仲月况七廟之重而用中節者  
 哉自頃蒸嘗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  
 此孟月植初於太廟但朝典初改衆務殷湊無  
 遑齋絜遂及於今又接神饗長祖必須擇日今禮  
 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勅太常令剋日以聞

二月丁酉詔曰夫崇聖祀德法之代之通典秩

闕字一 中古之近規故三五至仁唯德配享夏殷

私已稍用其姓且法施於民祀有明典立功垂

惠祭有恒式斯乃異代同途弈世共軌今遠遵

明令憲章舊則比於祀令已為決之其孟春應

祀者頃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仍以仲月而饗

祀焉凡在祀令者其數有五帝堯樹則天之功

興巍巍之治可祀於平陽虞舜播太平之風致

無為之化可祀於廣寧夏禹禦示洪水之災建天

下之利可祀於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

葉可祀於洛陽其宣尼之廟已於中省當別勅

有司饗焉之禮自文公已上可令當界牧守各

隨所近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

丙午詔有司剋吉亥備小駕躬臨千畝官別有

勅

癸丑帝臨宣文堂引儀曹尚書劉昶鴻臚卿游

明根行儀曹事李韶授策孔子崇文聖之謚於

是相筭就廟行事既而帝齋中書省親拜祭於

廟

九月甲寅朔大享於明堂祀文明太后於玄室  
帝親爲之詞

十月己亥詔曰夫先王制禮所以經綸万代貽  
法後昆至乃郊天享祖莫不配祭然而有節白  
登廟者有爲而興昭穆不次故太祖有三層之  
宇巴陵無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駕展虔祀  
禮或有褻慢之失嘉樂頗涉野合之譏今披衣  
之旦享祭明堂玄冬之始奉烝太廟若復致齋

白登便爲一月再駕事成表瀆回詳二理謂宜  
省一白登之高未若九室之美幃次之華未如  
清廟之盛將欲廢彼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  
可具勅有司但令內典神者攝行祭事獻明道  
武各有廟錄可具依舊式自太宗諸帝皆無殿  
宇因停之

十八年南巡正月次於比干墓祭以太牢

三月詔罷西郊祭天

十九年帝南征正月車駕濟淮命太常致祭又

詔祀武兵

三月癸亥詔曰知太和朝已就神儀靈主宜時  
奉寧可剋三月三日巳巳內奉遷於正廟其出  
金墉之儀一準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  
可依近至金墉之軌其威儀鹵簿如出代廟百  
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巳上侍官五  
品巳上及宗室奉迎六月相州刺史高閭表言  
伏惟太武皇帝發孝思之深誠同渭陽之遠感  
以鄴土舅氏之故鄉有歸魂之舊宅故爲密皇

后立廟於城內歲吐時祭祀置廟戶十家齋宮三  
十人春秋丞嘗冠服從事刺史具威儀親行薦  
酌升降揖讓與七廟同儀禮畢撤會而罷今廟  
殿虧漏門牆傾毀簞簋故敗行禮有闕臣備職  
司目所親覩若以七廟惟新明堂初制配饗之  
儀備於京邑者便應罷壞輟其常祭如以功高  
特立宜應新其靈宇敢陳所見伏請恩裁詔罷  
之

十一月庚午帝幸壬女栗山議定圓丘巳卯帝在

合温室引咸陽王法悟司空公穆亮吏部尚書任  
城王澄及議禮之官詔曰朝集公卿欲論圓丘  
之禮今短晷斯極日方至案周官祀昊天上帝  
於圓丘禮之大也兩漢禮有參差魏晉猶亦  
未一我魏氏雖上參三皇下考叔世近代都祭  
圓丘之禮復未考周官爲不刊之法今以此祭  
圓丘之禮示卿等欲與諸賢考之厥衷帝曰夕  
牲之禮無可依準近在代都已立其議殺牲裸  
神誠是一日之事終無夕而殺牲待明而祭負  
外散騎常侍劉芳對曰臣謹案周官牧人職正  
有夕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祕書令李彪曰  
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審告廟以不臣聞魯人  
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注曰先人以  
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理但朕先以郊  
配意欲廢告而卿引證有據當從卿議  
帝又曰圓丘之牲色無常準覽推古事乖互不  
一周家用駢解言是尚晉代靡知所據舜之命  
禹悉用禘辭後言玄牡告于后帝今我國家時

用夏正至於牲色未知何準秘書令李彪曰觀  
古用玄似取天玄之義臣謂宜用玄至於五帝  
各象其方色亦有其義帝曰天何時不玄地何  
時不黃意欲從玄

又曰我國家常聲鼓以集衆易稱二至之日商  
旅不行石不省方以助微陽微陰今若依舊鳴  
鼓得無闕寢鼓之義員外郎崔逸曰臣案周禮  
當祭之日雷鼓雷鼙鼓八面而作猶不妨陽臣竊  
謂以鼓集衆無妨古義

祭未詔三公夜冕八章太常也 冕冕六章用以陪  
薦

甲申長至祀昊天於委粟 大夫祭疑

二十年立方澤於河陰仍遣使者以太牢祭漢  
光武及明章二帝陵

禮志四之一第十

魏書百一百八

禮志四之二第十一

魏書一百八

世宗景明二年百六月秘書丞孫惠蔚上言臣  
聞國之大禮莫如宗明祀祀之士者莫過禘祫所  
以嚴祖敬宗也春禘秋祫合於三代之禮也昔昭穆遷  
毀有恒制尊卑上合定議或惡者或中百順應於  
外是以禘三禘制為建邦之典仲尼述定為不  
刊之式魯三禘詩書鴻緒漢滅漢氏興宋拾綴  
遺經系道中之經孔安所得唯月郊六六士饋食  
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曲

臺之記或云所述祭多書曰禮之義禮獻之數  
而行之之法信物之禮必有具焉今之取證唯  
有三則一節周公羊一無考此二言以求厥旨自  
餘經傳雖時有片記至於取正無可依攬是以  
兩漢端儒疑言頌禮或據斯文以為朝典然持  
論有深淺及義有精浮故令傳記雖一而探意  
乖舛伏惟孝文皇帝合德乾元應靈誕載玄思  
洞微神心暢古禮括無同周樂宣韶濩六籍幽而  
重昭五典淪而復顯與乎二經於和巾一姬公於  
洛邑陛下敷哲淵凝欽明道極應必世之期屬  
功成之會繼文垂則是惟下武而禘禘二殷國  
之大事蒸嘗皆合其朝之盛禮其先皇之所留心  
聖懷以之矣慕臣聞司疑宗初開致禮清廟敢  
竭愚管輅度所懷謹案玉制曰天子禘於禘禘  
禘嘗禘烝嘗立曰天子諸侯之喪祭合先君之  
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為常魯禮三  
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禘廟自爾之  
後五年而再禘祭一禘一禘春秋公羊魯文二



年八月丁卯大喪于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夫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三年而再祀以祭何休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必以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設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禘猶合也禘猶譚也審諦無所遺失察記傳之文何鄭禘禘之義略可得聞然則三年喪畢禘祭太祖明年春祀遍禘君廟此禮之正也古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爲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爲禘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禘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爲禘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禘祭雖孔王異議六八殊制至於喪畢之禘明年之禘其議一焉陛下永惟孝思因心即禮取鄭捨王禘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禘六室神祆外食太祖明年春享感禘群廟自茲以後五年爲常又古之祭

法時裕並行天子先裕後時諸侯先時後裕此  
於古為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節通  
時之制聖人弗違當裕之月宜減時祭以從要  
省然大禮久廢群議或殊以臣觀之理在無恠  
何者心制既終二殷始裕禘之正寔在於斯  
若停而闕之唯行時三七聖不聞合享百辟不  
覩盛事何以宣昭令一垂式後昆乎皇朝同等  
三代治邁終古而令二典缺於昔人鴻美慚於  
往忘此禮所不行情三未許臣學不鈞深思無

經遠徒閱章句幾爾一立但飲澤聖時銘恩天  
造是以妄盡區區冀二塵露所陳蒙允請付禮  
官集定儀注詔曰禮貴循古何必改作且先聖  
人遵綿代恒英豈朕冲闇所宜草之且禮祭之  
議國之至重先代碩儒論或不一可付八坐五  
省太常國子參定以聞七月侍中錄尚書事北  
海王詳等言奉旨集議僉以為禘裕之設前代  
彙典惠蔚所陳有允舊義請依前剋敬享清宮  
其求省時祭理實宜爾但求之辭注下逼列國

兼時奠之故事雖輒省請移仲月擇吉重聞制  
可  
十一月壬寅改築園立於伊水之陽乙卯仍有  
事焉

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崩肅宗即位三月甲子尚  
書令任城王澄奏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應  
禘祭于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  
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殷禘宜存古典案禮三  
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案杜預

亦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宣后以

和四年六月禘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時行

而猶未禘王肅章誕並以爲今除即吉故特時

祭至於禘於宜存古禮高堂隆亦如肅議於是

停不廢祭你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

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二年秋七月

禘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乃禘謹準

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恩謂來秋七月

禘祭應停宜待年終乃後禘禘詔曰太常援引

古今並有證據可依請

熙平二年三月癸未太常少卿示端上言謹案  
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靈祖顓頊而宗  
亮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絳祖顓頊而宗高殷  
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嘗而郊稷  
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大禘郊祖宗謂祭  
祀以配食也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  
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是故周人以  
后稷為始祖文武為二祧訖於周世配祭不毀

無廟配食禘 記詳聖廟以太祖道

武皇帝配圓丘道穆皇后劉氏配方澤太宗明  
元皇帝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以顯  
祖獻文皇帝配雩祀太宗明元皇帝之廟既毀  
上帝地祇配祭有式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廟配  
事重不敢專決請召群官集議以聞靈太后令  
曰依請於是太師高陽王雍大傅領太尉公信  
阿三擇太保領司徒公廣平王懷司空公領尚  
書令任城王澄侍中中書監胡國珍侍中領著

作郎崔光等議竊以尚德尊功其來自昔郊禋  
宗文周之茂典仰惟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纂  
業剋清禍亂德濟生民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  
祖孝文皇帝大聖膺期惟新魏道刑措勝殘功  
同天地宜配明堂令曰依議施行

六月戊辰侍中領軍將軍江陽王繼表言臣功  
總之內太祖道武皇帝之後於臣始是曾孫然  
道武皇帝傳業無窮四祖三宗功德最重配天  
郊祀百世不壞曾玄之孫丞嘗之薦不預拜

於廟庭靈露之感闕陪奠於階席今七廟之後  
非直備歸昨之靈五服之孫亦不露出身之叙  
於之墳之則一然驗之人情則未允何者禮云  
祖遷於土宗易於下臣曾祖是帝世數未遷便  
疎同宗族而孫不預祭斯之爲屈今古罕有昔  
堯敦九德周隆本枝或能磐石維城禦侮於外  
今臣之所親生見隔棄豈所以損幹根本隆建  
公族者也伏見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曾  
祖之嚴以爲宗宗之隆至今行之相傳不絕而況曾

祖為帝而不見錄伏願天監有以照臨令皇恩  
洽穆宗人欲請付外博議永為定準靈平太后  
令曰付公座集禮官議定以聞四門小學博士  
三僧音等議宗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太祖不遷者尊王  
業之初基一祫不毀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  
遠由豈得同四廟之親哉故禮記婚義曰古者  
婦人先嫁三月祫廟未與教於公宮祖廟既毀  
教于宗室今之土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  
雖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  
列於庶人賤無能也鄭注云赴告於君也實具四  
廟言五者容顯考為始封 天子故也鄭君別其  
四廟理協二祭而四廟者上 當世後屬之內可  
以與於子孫之位若廟毀 盡豈得 於此例  
乎敢竭愚昧請以四廟之 博 王季琰之  
議案祭統曰有事於廟蓋昭穆成在鄭氏  
注昭穆成在謂同宗父子皆來古禮之制如是  
其廣而當今儀注唯限親廟四思為疑矣何以

明之設復世祖之廟於今存者既身是威蕃  
號爲重子可得實於門外不預碑鼎之事哉又  
因宣變法禮有其說託言五廟之孫祖廟未毀  
爲庶人冠娶必告死必其注曰實四廟而言五  
者容顯考始封之君子今因太祖之廟在仍通  
其曾文侍祠與彼古記甚相符會且國家議親  
之律指取八子之玄孫乃不旁準於時后至於  
助祭必謂與世主相倫將難均一壽有短長世  
有延促終當何時可待齊同謂一廟之制率

從議親之條祖祧之裔各聽盡其玄孫使得駭  
奔堂壇肅承禘初則情理差通不宜復各爲例  
令事事舛駁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士澄  
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暉奏臣等參量琰之等議  
雖爲始封君子又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  
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注云昭穆謂同宗父子  
皆來也言未毀及同宗則共四廟之辭云未絕  
與父子明崇五屬之稱天子諸侯繼立無殊吉  
凶之赴同止四廟祖祧雖存親級彌遠告赴拜

薦典記無文斯由祀遷於上見仁親之義疎宗  
易於下著五服之恩斷江陽之於今帝也計親  
而枝宗三易數世則廟應四遷吉凶尚不告聞  
拜薦寧容輒預高祖孝文皇帝聖德玄覽師古  
立政陪拜止於四廟哀恤斷自總宗即之人情  
冥然符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相  
洽今古不革者也太常少卿元端議禮記祭法  
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  
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  
重不遷二祧以盛德不遷迭遷之義其在四廟  
也祭統云祭有十倫之義六曰見親疎之殺焉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  
疎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倫注云昭穆咸在同  
宗父子皆來指謂當朝父子為羣不繫於昭穆  
也若一公十子便為羣公子豈待數公而立稱  
乎文王世子云立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有所  
援引然與朝議不同如依其議匪直太祖曾玄  
諸廟子孫悉應預列既無正據竊謂太廟臣等



愚見請同僧竒等議靈太后令曰議親律注云

非唯當世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世此乃明親

親之義篤骨肉之恩重尚書以遠及諸孫太廣

致疑百僚助祭可得言狹也祖廟未毀曾玄不

預壇堂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反外於附庸王族

之近更踈於羣辟先朝舊儀草創未定刊制律

憲垂之不朽琰之援據甚允情理可依所執

十二月丁未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侯城王澄

度支尚書崔亮奏謹案禮記曾子問曰諸侯旅

見天子不得成禮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

后之喪兩沾服失容則廢臣等謂元日万国賀

應是諸侯旅見之義若禘廢朝會孔子應云五

而獨言四明一廢朝賀也鄭玄禮注云魯禮三

年喪畢於於六祖明年春禘禘廟又鄭志檢魯

禮春秋記公十二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

年五月六禘七月釋禫公會劉二十及諸侯于平

丘八月歸不及於禘冬公如晉明年十四年春歸

禘明十五年春乃禘於二二月祭酉有事於武

宮傳曰禘於太廟曰禘於南郊曰禘於壇曰禘於壇也喪  
畢於禘似有理詳考古禮未嘗以祭事廢元  
會者禮云吉事先近日既不言容改筮三句尋  
攝太史令趙翼等列禮正月二十六日祭亦言  
請移禘祀在中旬十四日禘祭後二十六日猶  
曰春禘又非退義祭則無疏怠之譏三元有順  
軌之美既被成旨且即宣行臣等伏度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君舉必書恐貽後誚軌訪引古籍  
竊有未安臣等學缺通經識不稽古備位樞納  
可否必陳冒陳所見伏聽裁衷肅聖太后令曰可  
如所執

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  
室或云九室漢屬年飢遂寢至是復議之詔從  
五室及元議執政遂改營九室值世亂不成宗  
配之禮近無所設

神龜初靈太后以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  
時疑其廟制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曰秦王制云  
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

三者立四廟鄭玄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  
立廟之正以親為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  
然後為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於四世有太祖  
乃得為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  
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娶妻必告鄭玄云實四  
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為始封君之子明始封  
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  
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為釋高祖為始

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當今顯證也又喪服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國者始封之君

是人也不祖公子鄭玄云謂後世為君者祖此  
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  
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明始封猶  
在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  
之父不立廟矣此又立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  
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  
六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顯在緯  
籍區別若斯者也又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

應為太祖而以猶在祖位故唯祀征西已下六  
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後七廟  
乃備此又依漢如魏若重規襲矩者也竊謂太  
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  
立苟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遽見遷毀且三  
世已前廟及於五玄孫已後祀止於四一與一  
奪名位莫定求之典禮所未前聞今太上秦公  
疏爵列土大啓河山傳詐無窮永同帶礪實有  
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說七四世之內名  
班昭穆之序雖在祖而尚在禰位不可遽  
探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當須世  
世相推親盡之必乃出居正位以備五廟之典  
夫循文責實理宜允當考朔宗祊得禮為美不  
可苟薦虛名取然不多數求之經記竊謂為允又  
武始侯本無采地於皇朝制令名準大夫案如  
禮意諸侯奪宗武始四時蒸嘗宜於秦公之廟  
博士盧觀議案一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

而五大夫三士一曰上巳下降殺以兩庶人無  
廟死為鬼焉故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是以諸  
侯及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諸侯  
立五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  
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  
去壇為墀去墀為鬼至於禘祫方合食太祖之  
宮大傳曰別子為祖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  
君公孫不得祖諸侯鄭說不得祖禰者不得立  
其廟而祭之也世世祖是人者謂世世祖受封  
之君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  
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  
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耳愚以為遷者遷於  
太祖廟毀者從太祖而毀之若不遷太祖不須  
廢祖是人之文明非始封故復見乃毀之節何  
以知之案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之禮五禮  
正祖為輕一朝頓立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之  
君六世已前虛而蔑主求之聖旨未為通論曾  
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唯四祖考不與焉明太

祖之廟必不空置禮緯曰夏四廟至子孫五殷  
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見夏無始祖  
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得湯而六周有后稷及文  
王至武王而七言夏即大禹之身言子謂洛誦  
之世言孫是迭遷之時禹為受命不毀親湯為  
始君不遷五主文武為二祧亦不去三昭三穆  
三昭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觀遠  
祖漢侍中植所說云然鄭玄馬昭亦皆同爾且  
天子逆加二祧得并為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為

不得為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禰廟頗似成王  
之於二祧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  
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諸侯方  
通祭五推情準理不其謬乎雖王侯用禮文節  
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且文宣公方為太祖  
世居子孫今立五廟竊謂為是禮緯又云諸侯  
五廟親四始封之君或上或下雖未居正室無  
廢四祀之親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實殷湯時制不為難也

聊復標榜略引章條愚意不足以待大問侍中  
太博清河王懌議太學博士王延業及盧觀等  
各率異見案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  
廟而五並是後世追論儵廟之文皆非當時據  
立神位之事也良由去聖久遠經禮殘缺諸儒  
注記典制無因雖稽考異聞引證古誼然用捨  
從世通塞有時折衷取正固難詳矣今相國秦  
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唯當仰祀二昭二穆上

極高曾四世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  
為不遷之祖若以功業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  
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  
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為晉太  
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止於高  
曾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後裔數滿乃止此  
亦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鑒也又禮緯云夏四  
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  
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

孫世世相推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遠稽禮緯  
諸儒所說近循晉公之廟故事宜依博士王延  
業議定立四主親止高曾且虛太祖之位以待  
子孫而備五廟焉又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  
許慎鄭玄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  
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禮何以  
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  
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  
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乎存止自天子下逮

於士如此四事並同生禮何至於此惟謂王侯  
禮云重主道也此為理重則立主矣故禮記曰  
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  
矣孔悝反葬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  
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  
君有主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立事大夫聞君  
之喪禘主而往今以為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  
不嚴行徽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  
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為之不釋況臣聞君喪



豈得安然哉三於祭也又相國立廟設主依神  
主無言幾祀歷而已若位幾諸侯者則有三位  
爲大夫者則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  
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爲主以銘神位擇又議  
曰古者有七廟廟堂皆別光武已來異室同堂故  
先朝祀堂今去廟皆四楹五架北廡設坐東昭  
西穆是以相國構廟唯制一室同祭祖考比來  
諸王立廟者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參  
差無準要須議行新令然後定其法制相國之  
廟已造一室寔合朝令宜即依此展其享祀詔  
依擇議

天平四年四月七帝神主既遷於太廟太社石  
主將遷於社宮禮官云應用幣中書侍郎裴伯  
茂時爲祖祀文伯茂據故事太和中遷社宮高  
祖用牲不用幣遂以奏聞十時議者或引大戴  
禮遷廟用幣今遷社且不用伯茂據尚書召詔  
應用牲詔遂從之

武定六年二月將營齊獻武王廟議定室數形

制兼度支尚書崔昂司農卿盧元明祕書監王  
 元景散騎常侍裴獻伯國子祭酒李渾御史中  
 尉陸操黃門侍郎李騫中書侍郎陽休之前南  
 青州刺史鄭伯猷祕書丞山佳劾國子博士邢峙  
 國子博士宗惠振太學博士張毓太學博士高元  
 壽國子助教王顯季等議安祿禮諸侯五廟太祖  
 及親廟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  
 親廟不容立五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今宜  
 四室二間兩頭各一頰室夏頭徘徊鷓尾又案  
 禮圖諸侯止開南門而二王後祔祭儀法執事  
 列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獻武禮  
 數既隆備物殊等準據今廟宜開四門內院南  
 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門其內院牆  
 四面皆架為步廊南出夾門各置一屋以置禮  
 器及祭服內外門牆並用赭堊廟東門道南置  
 齋坊道北置二坊西為典祠廨并厨室東為廟  
 長廡并置車輅其北為養犧牲之所詔從之

禮志四之二第十一

魏書一百八

禮志四之三第十二

魏書一百八

魏自太祖至於武泰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  
后崩悉依漢魏既葬公除唯高祖太和十四年  
文明太后崩將營山陵九月安定王休齊郡王  
簡咸陽王禧河南王幹廣陵王羽潁川王雍始  
平王魏北海王詳侍中太尉錄尚書事東陽王  
丕侍中司空范滂陽王尉元侍中司空長樂王穆  
亮侍中尚書左僕射平原王陸叡等率百寮詣  
闕表曰上靈不弔大行太皇太后崩背溥天率

上痛慕斷絕伏惟陛下孝思承承孝慕號曰極臣  
等聞先王制禮必有隨世之變前賢制法亦務  
適時之宜良以世代不同古今異致故也三年  
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已後未之能行先朝成  
式事在可準聖后終制刊之金冊伏惟陛下至  
孝發衷哀毀過禮欲依上古喪終三年誠協大  
舜孝慕之德實非俯遵濟世之道本雖中夏穆  
清庶邦康靜然萬機事殷不可暫曠春秋烝嘗  
事雖盛以親大願天整抑至孝之深誠副億兆之

企望喪期禮數一從終制則天下幸甚日月有  
期山陵將就請展安兆域以備奉終之禮詔曰  
凶禍甫爾未忍所請休等又表曰臣等聞五帝  
已前喪期無數三代相因禮制始立名雖虛置  
行之者寡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  
康王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無改  
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缺夫豈無至孝之君賢  
明之子皆以理責隨時義存百姓是以君薨而  
即位不暇改年踰月而即葬豈待同軌葬而即

言不必終喪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  
以綱理政術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遭周極之  
艱永慕崩號哀過虞舜誠是乃古之高德曠世  
之絕軌然天下至廣乃機至叢曠之一朝庶政  
必滯又聖后終制已有成典宗社廢禮其事尤  
大伏願天鑒抑哀毀之至誠思在予之深責仰  
遵先志典冊之文俯哀百辟元元之請詔曰自  
遭禍罰慌惚如斯奉侍梓宮猶惴駟山陵遷  
厝所未忍聞七月休等表曰臣等頻煩上聞

仰申誠歎聖慕惟遠不垂昭亮伏讀哀灼憂心  
如焚臣等聞承乾統極者宜以濟世為務經綸  
天下者特以百姓為心故万機在躬周康弗獲  
申其慕漢文作戒孝卓尔不得終其禮此乃先代  
之成軌近世所不易伏惟太皇太后睿聖淵識  
慮及始終明誥垂於典策遺訓備于末命幸修  
一獻德聖人所重遵承先式臣子攸尚陛下雖欲  
終上達之禮其如製先何臣等不勝憂懼之誠  
冒重陳乞垂聽訪以副億兆之望詔曰仰尋

清言俯聞所奏信信號絕山陵可依典冊如公  
卿所議衰服之宜雖用所未忍別當備叙在心既  
茲亦又去日奉被天西詔書述遺誠之旨昭遠  
從之義遵儉葬之重式稱孝思之深誠伏讀未  
司其感交切日月公期山陵即就伏惟陛下永  
慕崩號倍增摧絕臣等具位在官與國休戚庇  
心之至不敢不陳誠以為天下之尊莫尊於  
王業皇極之至者莫重於萬機至尊故不得以  
常禮上已至者亦弗獲  
世典申情是以二漢

已降逮于魏晉葬不過踰月服不淹三旬良以  
叔世事廣禮隨時變不可以無為之法行之於  
有為之辰文質不同古今異制其來久矣自皇  
代革命多歷年祀四祖三宗相繼纂業上承數  
代之故實俯副兆民之企望豈伊不懷理宜然  
也文明太皇太后欽明稽古聖思淵深所造終  
制事合世典送終之禮既明遺誥之文載備奉  
而行之足以垂風百王軌儀萬葉陛下以至孝  
之誠哀毀過禮三御不克半溢晝夜不釋經帶

永思纏綿滅性幾及百姓所以憂懼失守臣等  
所以肝腦塗地王者之尊躬行一日固可以感  
徹上靈貫被幽顯況今山陵告終關一咸畢日  
已淹月仍不卜練比之前世理為過矣願陛下  
思大孝終始之義愍億兆悲惶之心抑思割哀  
遵奉終制以時即吉一日萬幾則天下蒙恩率  
土仰賴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祔禫之禮詔  
曰比當別叙在心既而帝引見太尉不及群臣  
等於太和殿前哭拜盡哀出幸思賢門右詔尚

書李冲官旨於玉等

後平日近集羣官

共論政治平秩民務何圖一旦禍酷奄鍾獨見  
公卿言及喪事追惟荼毒五內崩摧不對曰伏  
奉明詔羣情圯絕臣與元等不識古義以老朽  
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章乎頗所知聞伏惟遠祖  
重光世襲至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  
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世祖高宗  
臣所目見唯先帝外遺臣受任長安不在侍送  
之列竊聞所傳無異其則伏惟陛下以至孝之

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臣等即  
心絕氣坐不安席願暫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  
事思金冊遺令奉行訖式無失舊典詔曰追惟  
慈恩昊天罔極哀毀堂事豈足闕言既不能待  
沒而朝夕食粥粗亦古任二公何足以至憂怖  
所奏先朝成事亦所且聞祖宗情專武略未將  
爰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  
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  
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喪禮之儀古今  
同漢魏成事及先儒所論朕雖在衰服之中  
以喪禮事重情在必行故暫抑哀慕躬自尋覽  
今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且可  
之高祖謂明根曰朕丁罹酷罰日月推移山  
已過公鄉又依金冊據案魏晉請除衰服重  
聞所奏倍增號啜前者事逼山陵哀疚頓敝未  
得訖叙今故相引欲具通所懷卿前所表除釋  
衰麻聞之實用悲恨于時親侍梓宮匍匐延几  
哀號痛慕情未暫闕而公鄉何忍便有此言何



於人情之不足去聖人制卒哭之禮授練之變  
皆奪情以漸又聞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  
喪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言特成傷理明根對  
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  
於卜葬之初因奏練除之事仰傷聖心伏增悲  
悚高祖曰婦等咸稱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  
代以後未之能行朕謂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  
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故身襲衮冕以行  
即位之禮又從諸宮而登極者君德未沈臣義

不洽天下顛顛未知所後故頒備朝儀示白三  
之尊及后之喪也因父在不遂即生情母之情  
踵以為法諒知敷后之化不易遵也朕少蒙鞠  
育慈嚴義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無不備謹雖  
自蒙昧粗詳告旨庶望量行以免咎朕誠不  
德在位過紀雖不能恩洽四方化行萬國仰冀  
聖訓是念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  
慕之心使情禮俱公以喪紀此壞者深可痛恨高  
閔對曰六古近遠古于難襲用漢魏以來據有成

三漢文繼言息之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猶垂  
三旬之禮孝景承平遵而不變以此言之不為  
即位之然有所逼懼也良是君臣之道理自宜  
然三漢雖文景雖非聖君亦中代明主今遺冊  
之言同於前式伏願陛下述遵遺令以副羣庶  
之情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  
之喪者以為漢古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  
聖可承踵是以臣等悽悽干謁高祖曰漢魏  
之事與今不同世而如向說孝景雖承昇平之基

然由嫡子即位五石德未顯無異前言又父子之  
親誠是天屬之至然聖母之德昊天莫報思自  
殞滅豈從衰服而已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告羣  
臣子之心令早日告者慮道絕萬機荒廢政事  
羣臣所以悽悽六懼機務之不理矣今仰奉冊  
令俯順羣心不敢闇默不言恐充庶政唯欲存  
衰廢發三禮朝臣盡哀寫悲慕上無失道誨  
之志下不乖教官所請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  
公端宜審思朕懷不當固執至如杜預之論雖

警通時事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孔  
聖稱喪與其易也一寧成而預於孝道簡略朕無  
取焉秘書丞空彪對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  
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以  
從吉然漢章不受讞於前代明德不損名於往  
史雖論功比德事有殊絕然母子之親抑亦可  
擬願陛下覽前世之成規遵金冊之遺令割哀  
從議以親萬機斯誠臣下至心兆庶所願高祖  
曰既言事殊固不宜仰匹至德復稱孝章從吉

不受譏前代朕所以眷戀衰經不從所議者仰  
感慈恩情不能忍故也蓋聞孝子之居喪見美  
麗則感親故釋錦而服麤衰內外相稱非虛加  
也今者豈徒顧禮違議苟免嗤嫌而已抑亦情  
發於衷而欲肆之於外金冊之意已具前荅故  
不復重論又卒曰奉旨不忍片言後事遂非嘿  
嘿在念不顯所懷今奉終之事一以仰遵遺冊  
於令不敢有乖但痛慕之心事繫於予雖無丁  
蘭之感庶聖靈不奪至願是以謂無違旨嫌諸

公所表禘先朝成式事在可準朕仰惟太祖龍  
飛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歷皆以  
四方未一羣雄競起故銳意武功未修文德高  
宗顯祖亦心存武烈因循無改朕承累世之資  
仰聖善之訓撫和內外上下輯諧稽參古式憲  
章舊典四海移風要荒革俗仰遵明軌庶無愆  
違而方於禍酷之辰引末朝因循之則以爲前  
準非是所喻高閭對曰臣等以先朝所行頗同  
魏晉又適於時故敢仍請高祖曰卿等又稱今

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萬機事廣不可暫  
朕以卿苦見逼奪情不自勝尋覽喪儀見前賢  
論者稱卒哭之後王者得理庶事依據此文又  
從遺冊之旨雖存衰服不廢萬機無關庶政得  
展罔極之思於情差申高閭對曰君不除服於  
上臣則釋衰於下從服之義有違爲臣之道不  
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爲疑  
高祖曰卿等猶以朕之未除於上不忍專釋於  
下柰何今朕獨悉於親舊論云王者不遂三年

之服者屈已以寬羣下也先后之撫羣下也念  
之若子視之猶傷知等哀慕之思既不求寬朕  
欲盡罔極之慕何為不可但逼遺冊不遂乃心  
將欲居廬服衰駕朝夕之慕非堂殿素理日具  
之勤使大政不荒哀情獲遂吉不害於凶凶  
無妨於吉以心處之謂為可余遺旨之文公卿  
所議皆服終三旬釋衰襲吉從此而行情實未  
忍遂服三年重違旨誥今處二理之際唯望三  
期使四氣一周寒暑代易雖不盡三年之心得

心口情結差申案禮卒哭之後將受變服

於朕受日庶民及小官比命即吉內職羽林中郎  
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一品已上無衰服者  
素服以終三月內職及外臣衰服者變從練禮  
及臣三月而除詣三三都駙馬及內職至來年  
三月晦朕之練也除凶即吉侍臣石服斯服隨  
朕所降比雖非舊式推情即理有貴賤之差遠  
近之別明根對曰聖慕深遠老情彌至臣等所  
便已不蒙許願得踰年即吉既歷冬正歲序改

易且足申至慕之情又近遺誥之意何待着意  
高祖曰冊言已遠除之意慮廣及百官以曠衆後  
豈於朕一人獨有違奪今既依次降除各不廢  
王政復何妨於事而猶太早其年之心高閭對曰  
昔王孫保共奔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違不為  
不孝此雖由其賤非倫事之類相似臣敢借以為諭  
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顛煩于奏  
李彪亦曰一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

尊冊令此定少改道之嫌高祖曰王孫士安皆海

子以險送終之事及其違也豈真其今日改父之

道者蓋謂漫上李亡禮肆情違度今梓宮之儉

玄房之約明器幃帳一無所陳如斯之事卿等

所悉衰服之告乃至聖心平已申下之意寧可

為順沖約之旨而頓絕創巨之痛縱有所涉甘

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誦又表稱春秋蒸嘗

事難廢闕朕聞諸夫子蓋口不與祭如不祭自先

朝以來有司行事不必躬親比之至言於事殆

闕賴蒙慈訓之恩自當敬之禮令昊天降罰

殃禍之延人神喪恃幽顯同切根心宗廟之靈亦  
輟歆祀既行饗養焉忍乎真旨仰思成訓倍增痛  
絕豈忍身薨哀哀是親行吉事高閭對曰古者郊  
天越紼行事宗廟之重次於郊祀今山陵已畢  
不可及廢廟饗高祖曰祭祀之典事由聖經未  
忍之心具如前告脫至廟庭號慕自經以之祭  
禮公卿如能獨行事在言外李彪曰三年不爲  
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今欲廢禮闕樂臣  
等未敢高祖曰此乃宰予不仁之說已受責於

孔子不足復言君臣前表稱高宗徒有諒闇之  
言而無可遵之式朕惟信闇默之難周公禮制  
自意以降莫能景行言無可遵之式良可嗟矣  
後云康王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  
無政之道式虧三年之喪有缺朕謂服美不安  
先賢有諭禮畢居喪著在前典或虧之言有缺  
之義深乖理衷高閭對曰臣等據案成事依附  
杜預多有未允至乃推校古今量考衆議實如  
明旨臣等切惟曾參匹夫七日不食夫子以爲

非禮及錄其事唯書七日不禱三年蓋重其初  
慕之心伏惟陛下以萬乘之尊不食竟於五日  
既御則三食不克半溢臣等伏用悲惶肝腦塗  
地躬行一日足以貫被幽顯豈宜衰服三年以  
曠撥廢夫聖人制禮不及者企而及之過之者  
俯而就之伏願陛下抑至慕之情俯就典禮之  
重誠是臣等悽悽之願高祖曰恩隆德厚則恩  
惠日深雖非至情由所感發然曾參之孝曠代  
而有豈朕今日所是論也又前表稱古者笑而

即吉不必終禮此乃

闕字

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

所以綱理庶政朕以為既葬即吉蓋其季俗多  
亂權宜救世耳諒非光治興邦之化二漢之盛  
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公卿偏  
執一隅便謂經治之要皆在於斯殆非義也昔  
平日之時公卿每奏稱當今四海晏安諸夏清  
泰禮樂日新政和民悅蹤倖軒唐事等虞禹漢  
魏已下固不足仰止聖治及至今日便欲苦奪  
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昔文



母上承聖主之資下有賢子之化唯助德宣政  
 因風致稯而已當今衆事草創萬務惟始朕以  
 不德冲年踐祚而聖母匡訓以義方詔誨以政  
 事經綸內外憂勤億兆使君臣協和天下輯禱  
 上代以來何后之功得以仰比如如有可擬則從  
 衆議堯雖棄子禪舜而舜自有聖德不假堯成  
 及其祖也猶四海通密終於三年今慈育之恩  
 詔教之德尋之曠代未有匹擬既受非常之恩  
 寧忍從其常式况未殊一時而公卿欲令即吉冠

冕翻黻行禮廟

臨軒設懸

燔香會方國尋事

心實所未忍高閣對日臣等遵承冊令因循前  
 典惟願除衰即吉親親乃機至德所在陛下欽  
 明稽古周覽墳籍孝性發於聖質至情出於自  
 然斟酌古今事非臣等所及李彪曰當今雖治  
 風緝穆民庶晏然江表未賓之天朔北有不  
 臣之虜東西二帝之難表稱順情尚難測是以  
 臣等猶懷不慮之憂惟願聖母垂慈經從師晉  
 侯墨衰敗寇然正二議所與所許如有不虞雖

越緋無嫌而沈寢所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  
戎旅之事以廢喪紀哉李愬對曰昔太伯父死  
適越不失至德之名夫豈不懷有由然也伏願  
抑至慕之心從遺告之重三聞知士莫若父母  
聖后知陛下至孝之性也難奪故豫造金無明  
著遺禮今陛下孝慕深遠果不可奪臣等常辭  
知何所啓高祖曰太伯之言有乖今事諸情備  
如前論更不重叙吉義亦有稱三考除衰而諒  
喪者若不許朕衰朕則當除衰聞默委政

家罕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明根對曰陛下孝  
侔高宗慕同大舜服衣麻以申至痛雖万機以  
從遺旨興曠世之廢禮制一代之高則臣等伏  
尋淵默不言則代以將曠仰順聖慕之心請從  
衰服之旨東陽王正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雖  
衰老無識敢奏所聞自聖母以來大諱之後三  
月必須迎神於西掖懸於北其行吉禮自皇始  
以來未之或且高祖曰文尉國者言先朝舊事  
誠知所察但恐明正立唯德是念若若能以道不

召自至者矣仁義雖請其來大禮三月而備行  
吉禮深在憂念繼即言之後猶所不行况數旬  
之中而有此難恐是先朝不得之一失未可以  
爲常式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但公卿執奪  
朕情未忍從遂成往後追用悲絕上遂號慟群  
官亦哭而辭出壬午詔曰公卿屢上啟事依據  
金丹遺旨中成式求過葬即言朕仰惟恩重  
不勝罔極之痛思遵遠古終三年之禮比見群  
官具論所懷今依禮既虞卒哭剋此月二十日  
受服以葛易麻既受服在上公卿不得獨加於  
下故於朕之授變從練已下復爲節降斷度今  
古以情制衷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沮申臣子  
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言不便  
及變禮感痛彌深

十五年四月癸亥朔設薦於太和廟是日高祖  
及從服者仍朝夕臨始進蔬食上哀哭追感不  
能待中南平王馮誕等諫經宿乃膳甲子罷朝  
夏哭九月丙戌有司上言來卜祥日詔曰便及

此期臨見以摧絕故祭卜祥乃古之成典但世失  
其義筮曰永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  
今將屈禮厲衆不訪龜兆已企及此晦寧敢重  
違冊旨以異羣議尋惟永往言增崩裂衣丁亥  
高祖宿於廟至夜一刻引諸王三都六官駙馬  
三公令僕已下奏事中散已上及刺史鎮將等  
哭於廟庭三公令僕外廟既出監御令陳履  
於廟陛南近侍者奉而并列於堊室  
刑席侍中

南平王馮誕蹠奏請易服進縞冠皂  
黑履侍臣各冒以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

遂哀哭至乙夜盡戊子質明薦羞奏事中散已  
上冠服如侍臣刻文已下無變高祖薦酌神部  
尚書王謏等更哭訖哭拜出有司陽祥服如前  
侍中蹠奏請易服進縞冠素紕白布深衣殊  
繩履侍臣各冒以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  
如前儀曹尚書游明復外廟蹠討復位哭遂出  
引太守外臣及諸部渠帥入哭次引三朝曠使并  
雜客入至田夜四刻侍御散騎常侍司衛監以

外...既而出帝出廟停立哀哭久而乃還  
十月六日...曰竊聞太廟已就明...功畢然  
享祀之禮不可久曠至於移廟之日須得國之  
大姓...三宅廟神部尚書王謚既是庶姓不  
參...巨昔以皇室宗屬遷世祖之...生...書式不  
敢不聞詔曰具聞所奏...惟平日倍增痛絕今  
遠述先旨營建寢廟既而粗就先...制禮職司  
有身移廟之日遷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親  
自行事不得越局...委大姓王謚所司惟贊板  
而已時運流速奄及編制復不得哀哭於明堂  
後當親拜山陵寫泄哀慕

是年高麗王死十二月詔曰高麗王璉守蕃東隅  
累朝貢職年踰期頤勤德彌著今既不幸其  
使垂至將為之舉哀而古者同姓哭廟異姓隨  
其方皆有服制今既以廢不可卒為之哀且欲  
素委貌白布深衣於城東為盡一哀以見其使  
也朕雖不嘗識此人甚悼惜之有司可申救備辦  
享安別儀

十六年九月辛未高祖哭於文明太后陵左終  
日不絕聲苴帶越席為次侍臣侍哭壬申高祖以  
三日哭於陵左哀至則哭侍哭如昨帝一日不御  
食癸酉朝中夕三時哭拜於陵前夜宿監玄殿  
是夜徹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永樂宮

十九年太師馮熙薨有數子尚幼議者以為童  
子之節事降成人謂為衰而不裳免而不經又  
謂膏麻繆垂唯有絞帶時博士孫惠蔚上書言

雖識謝古人然微涉傳記近取諸書以遠取諸

禮驗情以求理尋理以推制竊謂童子在幼之  
儀居喪之節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略  
為不異以玉藻二簡微足明之曰童子之節錦  
紳并細錦即大帶既有佩觿之章又有錦紐之  
紳此明童子雖幼已備二帶以凶類吉則膏經  
存焉又曰童子無總服鄭注曰雖不服總猶免  
深衣是許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深衣之制長  
幼俱服童子為服之總猶免深衣况居有服之  
斬而反無裳乎臣又聞先師舊說童子常服類

深衣衰裳所施理或取象但典無成言故未敢  
孤斷又曰聽事則不麻則知不聽事麻矣故注  
曰無麻往於事此明族人之喪童子有事貫經  
帶麻執事不易故暫聽去之以便其使往則不  
麻不往則經如使童子本自無麻禮書言聽與  
不聽俱闕兩經唯舉無麻足明不備豈得言聽  
事則不麻乎以此論之有經明矣且童子不杖  
不廬之節理儉於責疑不裳不經之制未觀其  
說又臣竊解童子不衣裳之記是有聞之言將謂

童子時用稚齡未就外傳出則不交族人內則  
事殊長者然自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手故許  
其無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  
居二九質並成人受道成均之學釋菜三庠之  
內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曾參之室而唯身掩身  
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許  
嫁二十則笄觀祭之始酒漿助奠廟堂之中視  
禮至敬之處於筵容之服寧無其備以此推  
之則男女雖幼冠履之制亦未可廢禮謝三

加女子不出衣珠以爲一布之服禮文罕見重  
子雖不當穿而以成人一則許其人服總之  
經輕猶有輕一是爲與輕而奪重非禮  
之意此臣之所以深一又衰傍有袵以掩裳  
際如使無裳袵便徒設若復去袵衰又不備設  
有齊斬之故而便成重男女唯服無袵之衰去  
其裳經此必識禮之所不行亦以明矣若不行  
於已而立制於人一爲違制以爲法從制以誤  
人恕禮而行理一此謂從其議

禮志四之三第十二

魏書一百八上





